

捌、賽夏族的 paSta'ay (矮靈祭) 與 'oemowaz kakawaS (祈天祭)¹

(作者：潘秋榮)

一、緣起

賽夏族有 6,800 多人 (2021/8)，占臺灣人口萬分之三左右，卻始終能夠名列台灣原住民族之中。仔細探究其中原因，除了語言的保存，祭典文化的延綿不絕實在是重要因素，例如 paSta'ay (矮靈祭) 不但具體保存賽夏族傳統歌舞，現今更成為賽夏族的文化象徵。至於 'oemowaz kakawaS (祈天祭) (簡稱 'a'owaz 以下行文使用簡稱) 則是賽夏族農耕文化及維繫古老小米文化的全族性祭典。因此，在選擇歲時祭儀節日放假的祭典時，paSta'ay (矮靈祭) 及 'a'owaz (祈天祭) 非常自然的名列其中。為什麼會有兩個祭典呢？原因是 paSta'ay (矮靈祭) 是西元雙數年舉辦一次，單數年則是 'a'owaz (祈天祭)。

二、paSta'ay (矮靈祭)

paSta'ay (矮靈祭) 是賽夏族規模最大、禁忌最多、過程最繁複的祭儀。這個祭典伴隨著神秘的傳說和獨特的儀節，在賽夏族人心目中最神聖的祭典活動，也是外界學者最關切的研究議題。連續幾天的祭儀是賽夏族精神的具體展現，就儀式本身的繁複儀節、儀式結構來看，paSta'ay (矮靈祭) 的確是一個大規模而複雜的祭典，是賽夏族最著名的文化表徵。paSta'ay (矮靈祭) 舉行的時間是收穫完成以後的月圓時候，目前大多在農曆十月十五日前後，每兩年舉行一次，十年舉行一次大祭。祭典場地隨著朱姓主祭的遷移而有過多次變動，目前分為兩個祭團，一個在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向天湖 (南祭團)，一個在新竹縣五峰鄉大隘的朱家莊祭場 (北祭團)。

(一) 祭典核心

儀式、祭歌、傳說故事以及祭典器物是 paSta'ay (矮靈祭) 最核心的組成部分，以下分別說明：

1. 儀式：paSta'ay (矮靈祭) 的祭期並不只有四天三夜，而是長達一個多月，其流程如下：

(1) kakawaS/papoe'oe' (結芒約期)

paSta'ay (矮靈祭) 是由 kakawaS/papoe'oe' (結芒約期) 開始，在秋收之後的上弦月 (約農曆九月份) 時，南北祭團主祭朱家會開始討論祭典日期，這個儀式輪流在南庄和五峰進行。kawaS 為天的意思，也就是向 ta'ay 報告舉行祭典的日期。因為過去沒有日曆，在 kakawaS 時，為了加強記憶，南北祭團會分別在 'oeso' (五節芒) 上打結，因為南祭團早一天舉行，會多打一個結，雙方交換。芒結的

¹ 本章撰述人為潘秋榮。

數量與距離舉行祭典的日數一樣，然後逐日的早上剪掉一個結，直到舉行祭典之日。(圖 1)



圖 捌-1kakawaS/papoe'oe' (結芒約期) 開始，在秋收之後的上弦月(約農曆九月份)時，南北祭團主祭朱家開始討論祭典日期。(影像提供：潘秋榮)

(2)、'a'iyalahoe: (河邊會談)

正式祭典前約十多天上午在中港溪的東河溪、蓬萊溪匯流處舉行，各部落的姓氏長老或代表(含南北兩祭團)及唱祭歌者必須參加。河邊會議重點是公告 paSta'ay (矮靈祭) 的日期、討論前一次祭典的缺失、應該注意及改進的事項，會議結束後更換場地練唱祭歌及分送 'ineseng (芒草結)，讓各姓氏族人帶回家裡，自此將 'ineseng 繫在身上，其他如門邊、車子、穀物、臼、農具、獵具、廚房、桌椅、廳堂及電器設備等等都要綁上，直到祭典完畢才可除去，這是為了防範 ta'ay 作祟。(圖 2)



圖 捌-2'a'iyalahoe: (河邊會談) (影像提供：潘秋榮)

(3) ra:bos (向 ta'ay 告解及 homabos ka tatini' 告祭祖靈)

於祭典前二天舉行。當日各姓氏有紛爭、有恩怨、有過失者...等等，須至祭屋向朱家主祭告解。當告解儀式完成之後，主祭及各姓氏代表一起面向東方祭告 ta'ay (矮靈) 及 tatini' (祖先)，將酒、肉及 Siloe' (貝珠) 等祭品奉獻給 ta'ay 及 tatini'。豬肉分配給各姓氏，做為各家族迎靈時使用。

(4) pakSa:o' (邀請 ta'ay 共進晚餐)

於祭典前一天清晨舉行。各家族媳婦必須在是日天還未亮的清晨採芒草，採完回家之後，將杵臼綁上芒草，家裡的芒草全部更換為新的芒草結。

(5) roma:ol (邀請)

首先由日家開始，接下來由朱家邀請，最後各家族才可接續邀請儀式。朱家於祭場辦理，其他姓氏於其祖靈祭場中辦理，本儀式只限該家族成員參加。邀請時，各家族要唱祭歌第一首 rara:ol (招請) 及第二首 karkarowi' (伏牛) / ro:i (薊)，唱歌的同時由媳婦 maytata' (椿小米)，直到小米脫殼完成。把小米煮熟後，由媳婦打成 tinawbon (糯米糕) 獻祭 ta'ay 和祖靈，並於午餐過後派員攜帶酒和 tinawbon 至朱家祭屋，各家族將 ta'ay 及祖靈送至祭場一起參與 paSta'ay 祭典。

(6) kiStomal (正式開唱)

正式祭典第一天傍晚，由 kamamalahang ka rape: (場地長老) 至祭屋內邀請主祭家族牽手開始進行歌舞，從祭歌第一首開始唱起，舞隊從祭屋拉至場外，於祭場中族人可以陸續加入舞隊，舞隊採螺旋式逆時針方向進行。

半夜十二點進行訓勉儀式。朱家人員會由祭屋依序帶 babte: (蛇鞭) 出場，並推臼至祭場中間，此時歌舞暫停，舞隊向東方處要打開缺口，向東方處人員要淨空，不可有人員停駐或穿越。接著先由主祭站在臼上方面向東方訓示，之後再由場地長老致詞，朱家人員同時也面向東方揮打 babte: (蛇鞭)。當主祭及長老訓勉結束後，要唱祭歌第六首 wawa:on，開始唱時整個舞隊先立定不動只唱歌，唱至第一段的第五句時，舞隊才開始行進。當天空有烏雲或濃霧時，由朱姓男子護送 babte: (蛇鞭) 進場。主祭者和朱姓長老在祭場中央揮動 babte:，家長可抱嬰兒讓孩子觸摸揮蛇鞭之人的肩臂，祈求小孩的健康。

(7) papatnawaSak (欲送還迎)

正式祭典第二天傍晚，由場地長老或會唱祭歌的'a'oma: (主祭之外的姓氏) 至祭屋內邀請主祭家族牽手開始進行歌舞，從第一首開始唱起，與前一日同樣舉行歌舞。天亮前進行 papatnawaSak 儀式時需將舞隊慢慢緊縮至實心的螺旋舞隊，接著唱祭歌第十三首 kapapatnawaSak (欲送還迎) 將實心隊伍跳開回到原來隊形，緊接著唱祭歌第十四首 ka'alibih (召回挽留)，再唱祭歌第二首 karkarowi' (伏牛) 及第五首歌 kamkamaSiri: (擴展環繞) 後，結束正式祭典第二天程序。

(8) papa'oSa' (送靈)

正式祭典第三天傍晚，由長老或會唱祭歌的'a'oma: (主祭之外的姓氏) 至祭屋內邀請主祭家族牽手開始進行歌舞。

天亮前進行 papa'oSa' 儀式，進行時也需將舞隊慢慢緊縮至實心的螺旋舞

隊，此時先由兩名朱家媳婦為 ta'ay 作糧（包好的 tinawbon（米糕））逆時針繞舞隊一圈，繞完後將 tinawbon 丟送向東方（意指 ta'ay 歸去路上的食糧），接著唱祭歌第十五首 nom papa'oSa'（送靈），邊唱邊跳將實心舞隊跳開。唱完後朱姓家族（無論男女）要跑回祭屋 rima'raylis ka kakliyabo'（爭取福氣），至此結束第三天儀式。

（9）mari' ka lalSaw（取觀音竹枝葉）：

於正式祭典第四天上午舉行。進行時派二名男子：一為'a'za'（朱家）一為'a'oma:（其他姓氏者）身戴佩刀，出發前食用 tinawbon（米糕）、糯米酒，吃完再去山上砍'ae:aeu（觀音竹）的尾端枝葉，即 lalSaw，供掃除穢氣和疾病的儀式使用。北祭團無此儀式。

（10）Somama:（塗泥）

於正式祭典第四天上午舉行。舉行時，男子在祭場中的舞隊內圈唱祭歌第十六首 kiSkoro:i（除穢），婦女（尤其是有病痛的）則在舞隊外圈隨之歌舞行進。另派二名：一為'a'za'（朱家）一為'a'oma:（其他姓氏者）身戴佩刀，出發前食用 tinawbon（米糕）、糯米酒，吃完再拿鋤頭、竹篩以及水去祭場旁挖土，混合水用腳踩成泥巴，竹篩綁上 babte:（蛇鞭）再沾泥巴，先由逆時針塗抹在舞隊中的婦女背後，之後重新去沾泥巴，再順時針回來塗抹舞隊中的婦女背後一次結束，以此祛除病痛。北祭團無此儀式。

（11）pa'araS ka 'ima 'aewhay（除穢）

於正式祭典第四天上午舉行。此儀式舉行時，現場會分送桃葉給所有族人，桃葉裡包著土或石，兩名朱家媳婦取下所有插在祭屋裡的芒草抱出祭屋外，拿竹篩的兩名青年則等待取箭竹枝葉的兩名青年歸來。當砍竹葉枝的兩名青年快到祭場時，兩名朱家媳婦會往東跑把芒草結丟到地上，拿竹篩的兩名青年則緊追在後把竹篩和蛇鞭丟掉，最後是取箭竹枝葉的兩名青年也隨後把枝葉丟掉，都丟棄在同一點。三組人馬在跑時，族人會站在三組人馬兩側，族人也會把手上的桃葉往東方丟棄，同時口中高喊著 pae:aeu。三組人馬丟棄完後立刻跑回朱家祭屋內，不能出來。丟棄後的竹篩及蛇鞭任何人絕不能去碰，祭典結束後才會把蛇鞭撿回來。

（12）toma:a' ka Sibok（折赤楊木）

於正式祭典第四天上午舉行。進行時派四名青年：一為'a'za'（朱家），其他三位為'a'oma:（其他姓氏者），身戴佩刀，出發前食用 tinawbon（米糕）、糯米酒前往砍取 Sibok（赤楊木）和 katpoel（鹽膚木）。

待砍取之人將歸時，歌舞復起。砍取之人在砍下 Sibok 及 katpoel 後，將 Sibok 樹幹綁上芒草結，再帶回祭場。Sibok 樹頭架於屋頂，樹梢架於 katpoel 所做的支架上（北祭團則使用 katpoel 和 binlayan 烏皮九芎作支架），再用 babte:蛇鞭網綁（北祭團則用'oeway（黃藤）網綁）。Sibok 架好後，朱姓長老會砍樹梢使其有缺

口，但不能砍斷以便於搖斷。四名青年之後就開始搖動，其他在場的青年待樹梢被搖斷時，會前去搶奪樹梢，搶到之人將該樹梢折爛，往東方丟棄，同時口中高喊 pae:aeɣ。

(13) pakaSbaboy

A 南祭團

由朱姓長老帶領，長老會給初次參與折 Sibok 的年輕人一塊小石頭，跑到 Sibok 之下，往上拋，同時口中高喊 pae:aeɣ。

B 北祭團

由朱家主祭分別拿一小團 tinawbon (米糕) 給取 lingraw 的家族之人跑到 Sibok 之下，往上拋，同時口中高喊 pae:aeɣ。

(14)、mari' ka 'ineseng (跳取芒草結)

年輕人依序跳取綁在 Sibok 上的芒草結，跳取時，不能碰到 Sibok。取得芒草結者要高喊 pae:aeɣ，取得芒草結表示得到福氣，取得的越多得到的福氣也越多。

(15)、malra:i' ka Sibok (拉下赤楊木)

當大部分芒草結被取下後，由取 lingraw 的家族派兩名男子分正副代表，主祭會讓該兩名男子先取芒草結，此時其他人都不能再取（北祭團無先取芒草結流程）。之後由正代表將 Sibok 拉下（必須注意不可讓樹壓到身體），副代表隨後碰一下 Sibok 就一起跑進主祭祭屋內，朱家會在祭屋內以酒和糯米糕答謝取 lingraw 的家族。當 Sibok 拉下時，場上其他年輕人則一湧而上，一起把全部的 Sibok 和 katpoel 折爛，再往東方丟棄，丟棄時口中高喊 pae:aeɣ。（圖 3）



圖 3 折赤楊木之前，青年們跳摘芒草結（影像提供：潘秋榮）

(16) pakarhaew (犒賞)

主祭朱家以酒和糯米糕犒賞來參加的族人，共享分食。

(17) pakSilingraw (答謝朱家)

取 lingraw 的家族要準備酒和魚肉宴請朱姓主祭家族，朱家到取 lingraw 的家族的屋內時，雙方先行會談並食用取 lingraw 的家族準備的酒和食物，吃完後朱家會唱南祭團祭歌第十六首 kiSkoro:i (除穢)，北祭團則先唱祭歌第十四首 kiSkorkoroy (驅魔之歌)，再唱第十一首 binbinlayen 表示德、福、喜集於此家。北祭團若是 ma'aew 家族 (非朱家本宗家族) 擔任主祭時則無此儀式。

(18) patSoSowaw (送靈)：

北祭團祭典結束隔天，由北祭團邀請南祭團於早上一同至五峰鄉上坪溪矮靈洞附近，舉行送靈儀式。此時會討論在祭典期間有觸犯禁忌或有任何恩怨，必須當場和解，也檢討祭典期間的缺失作為下次改進的依據。討論完畢後，順著河流下游方向，用 talobon (竹杯酒)、'aelaw (魚) 和 'ayam (肉串) 獻祭並祭告 ta'ay，請 ta'ay 歸去，並於兩年後再相聚。送靈結束後會聚餐。

2. paSta'ay 的禁忌

- (1) paSta'ay (矮靈祭) 的性質不是歡樂的祭典，也不是豐年慶，若只要上山唱歌跳舞，不建議參加。參加時，請用參與觀察的心情來欣賞祭儀的進行，除非族人邀請，不要進入祭場跳舞。
- (2) 綁芒草結是為了防範 ta'ay 作祟，有驅邪避凶的意思，外人參與祭典也必須入境隨俗。芒草結在手臂、頭上、相機、汽車、袋子都可以綁，但要由賽夏族朱姓的人幫你綁芒草。在祭典期間，朱家人會在祭屋前幫人綁芒草，一次 10 元左右，自行丟進祭屋前的奉獻箱。
- (3) 主祭屋是神聖空間，千萬不能進入主祭屋，也不可以擋在門口，阻礙神靈的進出。
- (4) 禁止在祭場謾罵、動粗、喧嘩、酗酒滋事，或對「ta'ay」有不敬的話，以尊重態度參與，以免遭 ta'ay 懲罰。
- (5) 依照賽夏族的傳統習俗，在迎靈、送靈儀式期間，凡身體不潔或孕婦應避免參加。

paSta'ay (矮靈祭) 有種無形力量，它牽引著族人依照約定的時序辦理祭典共聚一堂，它也影響著族人的日常生活。禁忌讓族人不敢隨便承諾，一旦約定，就要克服困難回鄉團聚。夫妻、家人關係必須保持和諧，否則 ta'ay 也會用不同的方式懲罰犯戒者。

paSta'ay (矮靈祭) 是行動規模最大，文化意象最鮮明的賽夏儀式，它不但

具體實踐姓氏分工、建構族群意識，並且藉著儀式行動，反覆生產和複製基本文化邏輯、象徵符號與價值信念。**paSta'ay**（矮靈祭）建構和對比的神聖空間，相對於快速變化的日常生活世界，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文化再現場域，持續扮演整合族群、體現過去、實踐文化價值，與外界大社會接合的關鍵作用。

3. **paSta'ay** 祭歌：

paSta'ay kapa:tol（祭歌）在 **paSta'ay**（矮靈祭）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，十多首祭歌除了具體呈現賽夏族的信仰與語言智慧，也展現了賽夏族的音樂和舞蹈的深厚文化。祭歌的演唱有一定的重覆形式，重覆為每一段（節）第一句及最後一句唱二遍，中間的句子大致可分為唱三遍或四遍的方式此二種。且歌詞具有詩節形式之特色，每一段（節）第一句都以植物作為韻腳，顯示了賽夏族與植物的關係十分密切及對植物的了解，歌詞透過植物的生長特性及該植物在歷史傳說中的代表性，隱含所要訴說表達的意義及內涵。

祭歌的內容闡述著賽夏族歷史脈絡與 **ta'ay** 對賽夏族的叮嚀和教誨，每一句歌詞都有其實質的意義。歌唱時每一句結束後，使用虛詞來導引進入下一句的歌詞中，所以虛詞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。

paSta'ay（矮靈祭）的舞蹈相對簡單，以祭歌節奏移動，族人兩手伸開，牽住隔鄰者左右手，舞隊以逆時鐘方向進行，右腳踏前、左腳跟上以腳尖點地後踏實，如此循環。

4. 傳說故事：**paSta'ay**（矮靈祭）祭典的淵源

很久以前，上坪溪上游住著一群身軀只有三尺長的 **ta'ay**（小矮人），他們雖身材短小，但臂力驚人、擅長巫術，加上精於農耕，而且還將農耕技巧傳授給賽夏族人。因此，每年稻粟成熟時，賽夏族人必定邀請 **ta'ay** 一起檢視穀物豐收的狀態，共同祭祀慶祝。

ta'ay 們認為長期協助賽夏族人改善農耕技術，自恃有功，久而久之就開始狂妄自大，甚至常到賽夏部落調戲婦女，或用巫術迷誘賽夏族婦女。這些行為讓賽夏族人忍無可忍，感覺痛苦不堪！無力卻又不敢正面報復的賽夏族青年，開始密謀如何消滅 **ta'ay**。

賽夏族青年想到，每次豐年慶歌舞飲酒後，**ta'ay** 們都會爬上兩族交界懸崖上的大樹休息，因此，他們決定暗中將那棵大樹底部切去大半，塗上泥巴偽裝。切斷底部的大樹一定會因為承受不了 **ta'ay** 們的重量而倒塌，到時就無法遁逃了。

果然，那年的豐年慶後，**ta'ay** 們喝完酒陸續上了大樹休息。承受不了 **ta'ay** 重量的大樹就開始傾斜斷裂！樹上的 **ta'ay** 們整個掉進深潭中死了。

沒爬上樹而倖免於難的兩個 **ta'ay**，沿河向東方逃命時，邊撕山棕邊詛咒：「撕破這一片，山豬吃掉你們的農作物。再撕這一片，麻雀會啄食你們的農作物。又撕這一片，害蟲將會啃食你們的農作物。如果不按期舉行 **ta'ay** 祭，農作物將會欠收，族群會滅亡！」

不久後，賽夏族瘟疫流行，農作物欠收。賽夏人才想起 ta'ay 臨走前的詛咒，明白是矮靈作祟。因此賽夏族開始舉行 paSta'ay（矮靈祭），祈求上天賜福，祭悼矮靈，保佑族人的平安和農作物的豐收，也希望以此化解賽夏人與 ta'ay 間的恩怨。年復一年，paSta'ay（矮靈祭）流傳到現在。

5. 祭典器物：

（1）kilakil、lingling'ara:（舞帽、肩旗）

kilakil 和 lingling'ara:（舞帽、肩旗）僅限於 paSta'ay（矮靈祭）使用，以前製作是可以戴在頭上的方式，所以以前也稱作舞帽，現今南北祭團都是用扛在肩上的方式，北祭團肩旗樣式是半弧形的稱 kilakil，而南祭團的肩旗樣式則是長平倒三角扇形的樣式稱為 lingling'ara:。

肩旗是 paSta'ay（矮靈祭）展現氏族力量的祭典器物，其上被賦予 ta'ay 與祖靈的象徵，是具有神聖的器物。正式祭典期間，肩旗都要在場上巡行不可以休息，也不可以使其傾倒於地面。

在南祭團，自己姓氏家族製作的肩旗，只能自己家族的男性才可以揹扛，不給其他其他姓氏的族人揹扛或碰觸，也嚴禁女性揹扛。在北祭團則沒有禁止女性揹扛。肩旗通常是由各姓氏家族年輕力壯的男性代表穿戴或揹扛，巡行於螺狀舞隊之間，可做為引導的功能。

kilakil 呈圓弧形，製作時骨架大都是用鹽膚木（北群）製作，底部圓筒用 toba（欖樹）樹皮圈成，再用布面包覆並在布面上加以裝飾。kilakil 高約 130 公分，寬約 150 公分。

lingling'ara:則是長橢圓形的肩旗，比前述的 kilakil 較長、較平。製作材料不需要三支叉的樹枝，而是用一支粗大的桂竹，底部留筒形，上部剖成三支叉張開編成，lingling'ara:高約 200 公分，寬約 90 公分。

骨架製好之後，肩旗的正面包以顏色鮮豔的布料，布面會加以裝飾及美化。裝飾的主題會隨著取材的便利和時代的流行而有不同的變化。現今常見有利用塑膠珠、亮片及色紙等裝飾，其中最特別的是圓鏡，有長老表示圓鏡象徵月亮。主題有星星、月亮、花草等等，並貼上姓氏名以為標示，肩旗的背後則貼滿長條紙片或塑膠布條垂飾。

肩旗是以氏族為單位製作，依各氏族選擇的材料決定重量。過去有家族製作的相當沉重，在舉行祭典時，其氏族成員會盡力輪著揹扛，也請其他沒製作肩旗的氏族，共同協力完成。也因此後來家族在製作肩旗時也會衡量材料、重量，避免製作出過重的肩旗。（圖 4）



圖 捌-4 舞帽 (kilakil) 呈現 paSta'ay (矮靈祭) 氏族特色
(影像提供：潘秋榮)

(2) katapa:ngasan 臀鈴

katapa:ngasan 字面上有「製造音效」之意，是 paSta'ay 專用的樂器，舞者繫綁於腰部，配合舞步節奏擺動，製造有節奏的音效。在早期製作上，中央主體是以麻編網袋為底，上縫布面、裝飾鏡子（月光鏡或取光鏡，象徵月亮）、珠子、獸骨等可以增加美觀的裝飾物，下擺墜飾主要是以 tibtibon（薏苡種子）為主，薏苡種子中心部分有孔心，便於串穿作為裝飾。

katapa:ngasan 現在中央主體多以布料製成三角形，若家族或個人具有藤編，織布工藝技術者，也會呈現於臀鈴中央主體。臀鈴主體布包的底端，以薏苡種子貫串的珠鍊繫吊垂鈴，垂鈴多為銅管、竹管或不鏽鋼管，配合著舞步節奏擺動並撞擊後大腿，發出響聲製造出有節奏的音效。一個臀鈴經常垂吊多達四、五十個垂鈴。(圖 5)



圖 捌-5 臀鈴在舞隊最前端，帶領隊伍以逆時針方向旋轉 (影像提供：潘秋榮)

(3) babte:蛇鞭

蛇鞭的材料，主要是 baSa: (構樹)、kakiw (苧麻) 編織而成，具有耐水的特性，是製作紙漿的高級材料。負責製作蛇鞭的朱姓家族長老表示，採用 baSa: 樹

材，是因為它不怕水、不易斷裂；賽夏族以這種樹材製作驅雨法器，不但有實用上的功能，也相當有象徵意義。

蛇鞭製作的方法是砍取一截長但不太粗的構樹枝，留下頂端約 10 幾公分的樹枝，作為握柄。其餘部份去掉樹心，只留下樹皮；樹皮分成 8 條細條，交叉編成辮子狀。蛇鞭的製作以呈現 *mintatini'an*（百步蛇）意象為主要目標。蛇鞭握柄樹枝的頂端切成斜口狀，類似蛇頭模樣。辮狀蛇身在編結時除刻意交錯呈現樹皮的正、反面，製造黑白相間的百步蛇紋裝飾效果外；更以不同的編法模仿百步蛇性徵如花紋、大小等差異，區分出不同樣式的雌、雄蛇鞭。

蛇鞭的尾端也似蛇尾般越來越細，並在最末端附加一段長約 7、8 公分的 *'oeway*（黃藤）的皮，以便讓蛇鞭拍打時聲音更響亮，據說蛇鞭拍打時越響代表法力越強。

（4）*sinaton* 十年大祭高旗

sinaton（十年大祭高旗）在南祭團由豆、絲姓氏製作及揹負，芎姓氏扶旗；北祭團則由夏姓氏製作及揹負，章、胡姓氏扶旗。

sinaton 的旗桿，採用約三公尺高筆直且粗壯的桂竹為材，桂竹的竹梢鋸掉，接上 *'ae:aeu*（觀音竹）含葉子的竹梢，在 *'ae:aeu* 的竹梢上綁上小型的 *lingling'ara:*（肩旗），小型的 *lingling'ara:* 的三個角落縫有小鏡子。旗桿上掛布旗，布旗的顏色上紅下白，紅短白長，比例約為 1:4。高旗的底端以白布製成背帶，以便背負。

sinaton 是在祭典正式歌舞開始時使用，當天傍晚時 *sinaton* 進入祭場，先由揹旗者將 *sinaton* 揹在雙肩繞場二周或三周，之後將 *sinaton* 架設在固定的鹽膚木支架上，豎立於祭屋旁。

祭典結束後，旗布、銅鈴、*linling'ara:* 可以收起來下次使用，桂竹和 *'ae:aeu*（觀音竹）等竹枝則丟棄在隱密、離聚落較遠之處，以免他人撿拾使用。

上述四個器物，在 *paSta'ay*（矮靈祭）中的性質不完全相同，*katapa:ngasan* 的實用和裝飾性較強，神聖意義較淡，不忌諱外人觸摸觀看，*kilakil*、*lingling'ara:* 雖有較神聖的象徵意義，但也注重裝飾性表現，不能隨便觸摸但並不排斥外人觀看製作。*babte:*、*sinaton* 則不強調美感而強調神力，絕對禁止外人觸摸，具有強烈的神聖意涵，並影響個人或全族的福祉。

因此，*katapa:ngasan* 製作後會持續留存使用，而 *kilakil*、*lingling'ara:*、*babte:*、*sinaton*，每次祭典時必須重新製作更新交替，由此可知賽夏族強調觀念、技術與專屬權利的傳承。

6. *paSta'ay* 的服飾

賽夏族海龍女傳說：織女 *katetel* 則是從海裡來，她有著高超廚藝以及織布技巧，可以織出最美麗的花紋，某次上岸與賽夏族人相遇，嫁給了一位獨生子，生子後代族人回海裡娘家，族人羨慕海中房屋內華麗的織布，於是要求 *katetel* 教授族人，織女開始收二十人為第一代徒弟，其中二人學成，再由第一代徒教授第二代，但第一代徒教學不認真，第二代徒沒有學成者，*katetel* 知道後由他親自教導

第二代徒，結果其中一位盡得真傳。後來舉辦織布比賽，katetel 得了第一名，第二代徒弟得第二，第一代徒反而只得第三名，第一代徒惱羞成怒，開始散播謠言中傷 katetel，katetel 傷心懊惱之餘，黯然回到海裡。

賽夏族服裝傳統以麻為主要材料，經過剝皮、抽絲、紡線、框線、漂染、整經等程序，成為麻布後，再縫接為服裝，與西部漢族交換貿易後開始以棉布取代麻布。傳統服裝形式有無袖長衣、無袖短衣、腰裙、遮陰布、披風、胸兜等，常用白、紅、黑三色，以白色為底、紅色為圖樣、黑色為點綴用色。

賽夏族的服裝分為日常服裝與儀式慶典服裝，日常服裝多半是素色麻布衣，盛裝時穿有幾何花紋圖樣的服裝，再搭配上各種裝飾品。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之後，容易取得的漢式服裝漸多，但族人在重要場合時仍穿戴傳統盛裝服飾出席。賽夏族的飾品有頭飾、頸飾、耳飾、手飾、腿飾等，傳統材料使用貝殼、骨頭、竹等，現在也加入塑膠、鈕釦、亮片等現代材質。

近三十年來，原住民意識普遍提高，在 paSta'ay（矮靈祭）的祭場裡也明顯的表現出來，過去有很長時間，族人在祭場內的服飾較為隨意，一方面事身分認同並不強烈，另一方面是家庭內保存的族服不多，因而族人穿著傳統服飾意願不高。近年來逐漸要求參與舞隊者必須穿著本族傳統服飾，族人與各大博物館合作，努力復振織布技藝、研究傳統織紋，目前進入祭場內跳舞的族人基本都能穿著自己的傳統服飾。（圖 6）



圖 捌-6 賽夏族服飾以紅、白、黑三種顏色構成（影像提供：潘秋榮）

三、'a'owaz（祈天祭）

另一個歲時祭儀放假日也是全族性祭典 'omoewaz kakawaS，俗稱 'a'owaz（祈天祭），'a'owaz 每年的農曆 3 月 15 日前後舉行，視 paSta'ay（矮靈祭）的舉行與否間隔舉行大祭，若當年舉行 paSta'ay 則舉行小祭，若無舉行 paSta'ay（矮

靈祭)則舉行大祭,大祭祭期三天,小祭祭期只有一天。不論大、小祭,祭典的主祭都是潘姓。現在主祭人選的產生是由 romhaep(竹占儀式)決定。’a’owaz(祈天祭)在早期分別為四種祭典,分別是稱為 kapa’azaw(祈晴祭)、kapa’oral(祈雨祭)、kapa’let ka ba:i’(祈鎮風)和 kapa:ra(祈驅疫)。

kapa’azaw(祈晴祭):久雨連綿時,向蒼天祈求天晴的儀式。由各姓氏派一位代表攜帶糯米、小米、豬肉、五至十粒貝珠和護身的山刀參加。參加者至主祭家搗製米糕,將米糕、肉和貝珠拿到祈晴祭地點,獻給 habon(鬼靈)。獻祭後返回主祭家途中不可回頭觀看,否則祈禱不會生效,也不能使用酒作為祭品,因酒與水有關。

kapa’oral(祈雨祭):和 kapa’azaw 略同。舉行時部落在祭禮前日和當日休息兩天不得工作,於此期間不可與異族人來往。此外,求雨時不可吃竹筍。

kapa’let ka ba:i’(祈鎮風):風災時祈求風止,主要在颱風強烈時,以箭射向風頭用以鎮風勢。射手由 hantew(坑頭社)的潘姓家族世襲,使用的弓則由 karawa’an(獅頭驛社)的風姓製作。為了避免被風破壞,射手射箭時會緊閉自家門窗,從屋內將箭射出。

kapa:ra(祈驅疫):傳染病流行時用以祈求抑制疾病傳入社內的祭典。會在河的下游搭一棚架,除中央一小部分外,其他地方以橘子樹隔開;祭儀前一天,眾人一起至河流較為狹窄處堵塞河流(南庄烏蛇附近)。主祭還會在自家住宅四周撒下已搓碎的橘子葉和小米,以防感染。

賽夏族祈晴、求雨、鎮風、驅疫等祭典均由潘姓擔任主祭,過去的文獻紀錄顯示上述祭典是分別舉行,除鎮風祭早已廢棄外,另三種祭典也已合而為一。祈晴、求雨及驅疫三儀式合併舉行後稱為’a’owaz(祈天祭),賽夏族語意為「雨神」,早年亦稱’omwaz kakawaS, kakawaS 賽夏族語意為「天」,即祈求上天下雨或不下雨之意,也就是祈求天候變化的祭典。

(一) ’a’owaz(祈天祭)儀式過程如下:

’a’owaz(祈天祭)的舉行日期是以農曆元旦以後,農作物已經播種的時機為準,目前祭典大多固定於農曆三月份舉行,以三月十五日為基準。當年舉行 paSta’ay 時是小祭,隔年就舉行大祭,大祭祭期三天,小祭一天。

依傳統慣例,祭典的開始是由章姓負責提醒主祭的潘姓,章姓長老會同潘姓長老到主祭家中,提出發起舉行祭典的要求,並且討論本次祭典各個儀式的細節。接著進行竹占儀式選出本次祭典的 nomhomabos(獻祭者)。由章姓長老向占卜師敬酒,接著眾人依序向占卜師敬酒,之後長老們依序將符合資格的潘姓男子姓名列出,再由占卜師進行竹占選出兩位獻祭者,並訂出本次祭典日期。

祭典第一天上午，賽夏族各姓氏長老以及族人齊聚於中港溪、蓬萊溪匯流處舉行'a'iyalahoe: (河邊會談)，會議目的在於檢討上次祭典的缺失、經費運用及本次祭典的注意事項等，通常會討論到接近中午時分，午餐後第一天儀式結束。

祭典第二天上午在蓬萊溪下庄河段進行殺豬儀式，由祭團的年輕男子成員負責殺豬、並且預製祭祀用的竹杯與竹籤，媳婦負責豬肉的清潔與烹煮，除了豬肉之外，也蒸煮中午食用的米飯。

工作準備好後，開始祭祀 **tatini'** (祖靈)，由各姓氏長老代表族人致祭，長老們面向東方，站在祭場大樹前，將裝滿米酒的竹杯及肉串插在樹下，參與的族人分列於後，由各姓氏長老輪流致禱詞，希望 **tatini'** 能保佑今年風調雨順、農作物豐收，最後，再行禮結束儀式。接著開始午餐，食物是米飯和豬肉。當天的豬肉，會另外留一部份於第三天使用，在場者不論是否為賽夏族人都可以一起用餐。午餐後，第二天儀式結束。(圖 7)



圖 捌-7 祈天祭第二天，殺豬後各姓氏長老向東方獻祭
(影像提供：潘秋榮)

祭典第三天，早上族人抵達大湍部落祭場後，祭屋旁的廚房由祭團的媳婦蒸煮糯米，除了族人外，嚴禁外人進入祭屋，主祭會在祭屋內的火塘旁主持告解儀式，各姓氏長老也會討論祭典事宜。

中午時，廚房蒸煮的糯米已經蒸熟，祭團男子將糯米揉成飯糰，放置於數個米籩中。飯糰做好後，將所有人集中於祭場，門窗緊閉，由祭團男子兩人一組抬著米籩發放糯米糰。這是當天的午餐，不論是否為族人都可食用，但用餐過程絕對不能喝水或飲料，也不能到戶外去，孕婦絕對不可吃飯糰。

飯糰吃完後，由本次祭典選出的兩位獻祭者將預先準備的一袋小米取出，加入上次祈天祭留下的一束小米，而後將所有小米放入方形的木製鐵絲框架中，懸吊於火塘上方烤熟。

小米烤熟後，其中一位獻祭者將其中一小束小米放入上午拿出之小米袋中，這一束小米可用於久旱不雨而舉行的臨時祭典。之後兩位獻祭者將其餘烤熟的小米移到一個大米籩中，二人將小米脫穗，過程中祭屋開放，族人都可去摸二人的肩背，尤其是從未參加祭典者，這是 **talsapal**（觸摸肩背儀式）。賽夏人相信透過摸背儀式，可以護佑新生兒健康成長。接著，祭團媳婦將將米臼推至祭屋火塘旁，將已經脫穗的小米置於其內，先由兩位獻祭者象徵性舂米，而此時再度開放族人行摸背儀式，之後由潘、錢、根姓的媳婦輪流舂米，要舂米的媳婦必須先進行過摸背儀式，但前一天殺豬儀式接觸過豬肉者除外。

小米全部舂好時，兩位獻祭者將所有小米集中於臼內。小米篩好後由其中一位獻祭者集中於米籩內，並以另一米籩覆蓋，與另外一位獻祭者一起攜往廚房，途中任何人都不能碰觸這兩人。小米的篩洗、蒸煮過程都由兩位獻祭者進行，木製蒸籠是由芒草為底層，防止小米流失。蒸煮過程中，必須切好前一天留下的豬肉，並做好獻祭的肉串。另外還要準備一個小米籩，上置七疊（兩片一疊）的 **likal**（野桐）樹葉。（圖 8）



圖 捌-8 祈天祭的獻祭品，小米及貝珠
（影像提供：潘秋榮）

傍晚時，小米蒸熟後，先由其中一位獻祭者取煮熟的小米在 **rikar**（楮樹）樹葉上各放少許，米籩中央放置貝珠，其餘小米由祭團成員揉成小飯糰。此時參與祭典者必須進入門窗關閉的祭場內，祭團青年將小飯糰分發眾人食用，一樣不可喝水或任何飲料，孕婦也絕對不可吃飯糰。（圖 9）



圖 捌-9 祈天祭分食糯米及小米時門窗必須緊閉
(影像提供：潘秋榮)

小米吃完之後，主祭、各姓氏長老以及獻祭者，一位捧著裝小米和貝珠的米籩，另一位持肉串與裝酒的竹杯，一起到祭場左方約 50 公尺的竹林內獻祭，其餘族人則全部留於祭場內。竹林內，長老們面向東方輪流祝禱，祈求雨霧之神平時能藏於高山岩洞，或遠離到大海之濱，等到族人需要時再請諸神回來。祝禱完成後，將肉串及竹杯插於地上，米籩中的小米和貝珠則拋獻於地上，獻祭完成後回到祭場內，途中不可回頭，否則獻祭會失效。

回到祭場內後，此時再分食前一天所留下的豬肉，吃完之後門窗大開，參與者不再逗留而離開祭場返家，祭典到此結束。(圖 10)



圖 捌-10 祈天祭第三天傍晚，在屋內吃完小米後，隨即以小米、貝珠、豬肉及酒向東方獻祭
(影像提供：潘秋榮)

(二) 禁忌：

'a'owaz (祈天祭) 儀式進行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許多禁忌，過去舉行祭典時

不工作，不可和異族人（漢族、泰雅族）來往，甚至在空間地域上也以強勢作為來維持儀式的進行；由於祈天祭性質與農作物有關，故祭典期間不可損傷植物，尤其是植物新芽，但已乾枯者例外。因祈晴忌水，祭期中不可使用酒類，不能洗滌衣物，更不可在戶外晾曬。求雨時，也不可吃竹筍。平時不可砍刺竹，砍生的刺竹會引起風雨，砍枯的刺竹也可能引發大風；而祭期中也不可接觸生麻。祈天祭雖為全族性祭典，所有族人均可參與祭典的進行，但孕婦及其丈夫在若干儀式中卻是禁忌，絕不可參與，如與小米有關之儀式不可碰觸小米，不可分食小米、糯米及豬肉，而獻祭儀式也禁止參加。事實上，懷孕者夫婦的禁忌在賽夏族社會不僅表現在祭典上，也呈現在一般生活及生命禮俗上。在儀式過程中，豬血也成為禁忌的一部份，殺豬儀式裡，豬血並不保留而直接流入溪水中，混有豬血的溪水也不可碰觸，當日曾經調理豬肉的祭團媳婦不可再接觸小米。

（三） 雷女神話

相傳古時賽夏族人只知道打獵，或到山上採野菜果腹，對於農耕技巧一無所知，過著簡單而清苦的生活。天上的雷神（biwa'）看到這種情形，便派女兒娃恩（wa:on），帶著裝滿小米種子的葫蘆來到人間。雷女娃恩一到人間便巧遇正在打獵的賽夏青年達印（ta:in），兩人一見鍾情，達印把雷女娃恩帶回家裡，當晚就成了親。

第二天，雷女娃恩把葫蘆剖開，拿出小米種子給達印，開始教他種植小米。從那時開始，賽夏族人就以小米為主食，進入農業生活。達印的母親很早就過世了，父親也雙目失明。雷女娃恩恢復了他的視力，使他重見光明。

雷女娃恩上山工作時，帶著二十把鐮刀和二十把柴刀。到了田裡，娃恩要達印每六步放一把鐮刀和一把柴刀，並要他放好之後，就先回家。達印剛回到家就聽到田裡發出好大的雷聲，跑回田裡一看，竟然在短短的時間內，田裡的草已經割完了，地也整理好了。回到家裡後，達印把經過情形告訴了父親，父親非常高興。回想從前艱苦的日子，自從娃恩來了之後，不但自己眼睛重見光明，達印田裡的工作也很順利，這都是娃恩帶來的好運。父親便一再吩咐達印，要多多善待娃恩。

達印夫妻轉眼間過了三年幸福平安的日子，父親對他們感到很滿意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達印夫妻結婚都三年了，都還沒有生下一兒半女。達印的父親開始憂慮傳宗接代的問題，記得她不曾進過廚房，也說過不能摸鍋子，嗯，一定是沒有摸過鍋子，所以才生不出小孩！達印的父親越想越覺得有道理，於是他把雷女娃恩叫來，假借說自己餓極了，一定要她趕快下廚煮飯給他吃。

雷女娃恩見公公的心意很堅決，已無法推辭，於是就對公公說：「現在我就去煮飯，請在外面等，煮好了之後，再請您老人家進來吃。」雷女娃恩說完後進

了廚房。不久，廚房裡傳出一聲巨響，父親連忙進去一看，雷女娃恩已經不見了，只剩下一株芭蕉樹，伸出窗外的葉子還冒著煙，雷女娃恩回到天上去了。

（四） 祭典象徵物

1. siloe'（貝珠）

貝珠的材質與原料有不同的說法，有認為是子安貝，也有學者認為是碑礫貝。因子安貝殼太薄，並不適合琢磨穿鑿，所以貝珠的原料以碑礫貝較為可能。貝珠之造形為中間穿孔之圓管，直徑約 0.3 公分，長（高）約 0.2 公分，大小與米粒相差不多，目前所見者仍以白色居多，有時雜以黑環，也有已泛黃的貝珠，通常以 10 粒左右穿成一串。時至今日，貝珠的交易功能早已消失，但在賽夏社會的傳統信仰儀式中的運用卻日漸重要，在'a'owaz（祈天祭）裡更是如此。

2. 小米

賽夏語稱為 tata'，另一稱為 basa:，二者的品種不同，過去是賽夏族的主食之一。整個'a'owaz（祈天祭）祭期中，小米與儀式過程相始終，小米在'a'owaz（祈天祭）的地位，不論是儀式中的實質利用，或是祭典的神靈象徵，都比貝珠等物重要，在處理小米的不同階段，如烤乾小米、脫穗、舂米、去殼及蒸煮的過程均可進行 talsapal（觸摸肩背）儀式，這是求福的傳接儀式，賽夏族的新生兒經此儀式才能順利、健康的成長。而最後獻祭儀式小米也是少數祭品之一，獻祭後，祭典也告一段落。

'a'owaz（祈天祭）沒有歌舞儀式，所以比較不為族人及外界重視，參與者遠少於 paSta'ay（矮靈祭），但各個氏族長老卻很少缺席。就祭典的地位來說，並不低於 paSta'ay（矮靈祭），在 paSta'ay（矮靈祭）正式祭典前一日的 pakSa:o'（邀請 ta'ay 共進晚餐）儀式中，'a'owaz（祈天祭）的司祭氏族 Sa:wan（潘、錢、根）是不舉行這項儀式的，理由是雷女地位較高。每當久旱不雨或大雨不歇，族人仍會請求祈天祭主祭舉行臨時儀式解決，總之，即使面臨社會變遷，'a'owaz（祈天祭）這個賽夏族非常古老的祭典，仍然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。

四、引用書目

胡家瑜

2015《賽夏族》。臺北：三民。

潘秋榮

2000《小米•貝珠•雷女 賽夏族祈天祭》。臺北：臺北縣文化局。

2018《paSta'ay（矮靈祭）與'a'owaz（祈天祭）》。苗栗：苗栗縣賽夏族巴斯達隘文化協會。

五、參考書目

小島由道等

1998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第三卷賽夏族》。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原著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。

王永馨

1997《從生命儀禮中探討賽夏人的兩性觀》。臺北市：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。

古野清人

1945《高砂族の祭儀生活》。臺北市，南天書局。

鄭依憶

2004《儀式、社會與族群：向天湖賽夏族的兩個研究》。臺北市：允晨文化。

胡家瑜

1996《賽夏族的物質文化：傳統與變遷》。臺北市：中國民族學會。

陳運棟、張瑞恭

1994《賽夏史話矮靈祭》桃園：華夏書坊。

衛惠林等

1965《臺灣省通志稿》卷八同胄志第一冊。臺中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